

超老的超腦研究



《國際先驅論壇報》專題報導，全球最新的老年癡呆症研究——「超級腦」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名曰「超級腦研究」。因為，研究人員找來了一共超過一千名九十歲以上的長者，安排他們同住在一起，並天天「鬥橋牌」。

所謂「超級腦」，就是到了九十歲或以上都依然沒有任何「老年癡呆症」(dementia) 跡象之長者的代號。現時的統計發現，原來每一千個人之中，只有五個人會於九十歲或以上完全沒有老年癡呆症的，比率低於百分之零點五。

不過，其實認真想想，百分之零點五的這個比例也不算很低。全球人口老化速度之快，這「超級腦」肯定會成爲與日俱增的高增值消費

軒轅伯

皇帝與和尚的遺囑

易經緯

涉及金錢的遺囑官司，在肥田劇裡打，也在現實中打。中間涉及皇權的遺囑爭拗，最大一宗，到底是「傳位於四皇子」抑或「傳位於十四皇子」？不但稗官野史、民間傳奇各說各話，連歷史學家都加入論戰。

這場「皇帝不急大監急」的文字官司，在〇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有定案，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庫陳列館首次公開展示收藏的康熙皇帝傳位遺詔，詔曰：「傳四皇子胤禛」，肯定康熙之遺囑欽點雍正爲皇位繼承人。

看化名利師的弘一法師，一九四二年陰曆九月初四圓寂，九月初一用毛筆寫下遺言：「悲欣交集」四字，並向妙蓮法師交代後事，替弘一穿上千錢百補的舊袈裟，並吩咐，他死後散屍，床的四腳要各墊一碗水，以免螞蟻爬上屍體，火化時殺生。這遺囑，其實是教導弟子及世人，珍惜生命。



兵馬俑之謎

陳天權

秦始皇兵馬俑一號坑於本月中進行第三次考古發掘，大家都期待這次清理工作能揭開許多未解的謎團。第一個容易解開的謎，就是一號坑容納了多少個陶俑呢？目前已出土的兵俑共有一千零八十七個，另有陶馬三十二匹和戰車三輛，官方預計的總數爲六千多件，那是依據排列密度來推算，實際數字有待發掘結果證明。

第二個大衆有興趣知道的謎，就是一號坑究竟有沒有統帥俑？過去兩次發掘，出土的全屬武士俑，包括步兵、弩兵、騎兵、車兵等，當中有少數爲高、中級軍吏，但從未見裝束特異的統帥俑。有指統帥俑已被視作戰利品奪走了，亦有學者認爲秦始皇是軍隊的最高統帥，其遺體在附近的陵墓內，故無須另設統帥俑。孰是孰非，不得而知。



兵馬俑一號坑的發掘可望解開千古之謎

巧妙利用催眠術

思 健

催眠術往往給人一種神秘的印象，其實它是研究和施行者在非睡非醒狀態下的心理和行爲的科學。非睡非醒是睡和醒之間的邊緣狀態，人若在這邊緣狀態，科學家們發現，人若在這邊緣狀態，有時可巧妙地利用它啓動和關閉人腦中的某些特定區域。

催眠術在偵破案件中屢建奇功，也可充分證明這點。下面有一個真實的故事：某地發生了一起重大的刑事案，閉路電視只顯示犯案者的模糊背影，但卻發現一位同犯案者面對面走過來的本大廈職員。警方於是要求她回憶一下歹徒的模樣，但是女職員沒想到會發生刑案，對擦肩而過

的犯案人沒有半點印象。由於此案對公眾的人身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脅，警方在女職員的自願下，請催眠師幫助追憶。很快地，女職員進入非睡非醒狀態，在催眠師的提示下，她重新回到了當時的情景，並對那犯案者給予留意，特別是描述了那男人手臂上的一個紋身圖案。警方根據此線索，最後將那衆人憎恨的歹徒抓獲。

催眠在施行時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催眠師一般是讓被催眠者先調整一下呼吸，使其平靜有規則，然後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均勻的呼吸節奏上來，從而進一步使全身肌肉放鬆。同時催眠師在旁給予言語暗示，用低沉、單調和有利的言語使受施者進入潛意識狀態，有可能讓他回憶出他清醒時不記得的事。(待續)

音樂中找茬

胡銘堯

小時候，我愛在音樂會中找茬。單簧管哪個音，吹錯了。圓號哪個音，撕裂了。整個小提琴的弓，雜亂無章。我會將見到聽到的，都寫下來，評論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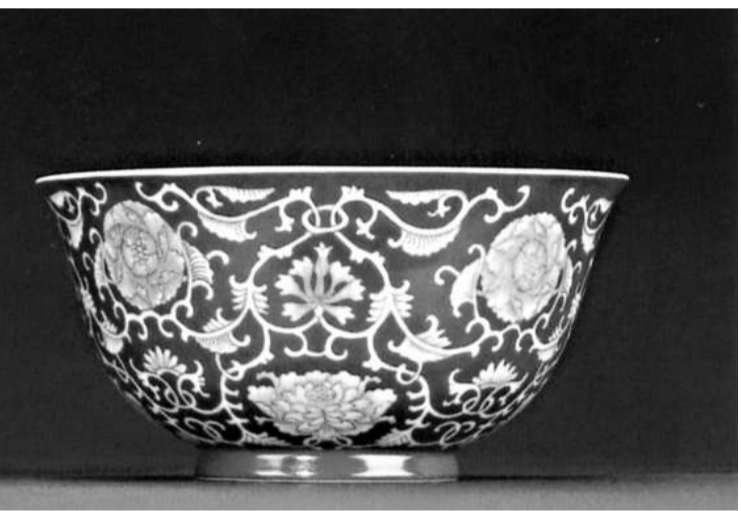
乾隆時的紅釉官窰

李英豪

不少人均欣賞清代乾隆初期及中期的一些官窰瓷器，尤其是青花、法琅彩、粉彩、五彩和鬥彩等十分吸引收藏家。

乾隆的官窰精品，着實在燒製技巧與胎釉結合方面，達到瓷器史上登峰造極的地步，把青花及各品種色釉的製作發揮淋漓盡致。不過，有些較嚴謹的鑑賞家卻詬病乾隆時各類色釉色色雖然十分鮮艷，所採多道工序難度甚高；但是每每使人覺得繁縟華美與精巧有餘，極盡乖巧，但是藝術格調不高，境界不足。故工藝蓋世，而藝術感則趨向逐漸衰退；縱使爐火純青也難免使人感到流於過度裝飾、艷麗和工藝化。

乾隆時有些紅釉官窰瓷器，輒爲人忽略及低估；可能是個人品味與大勢所趨的影響。例如附圖爲乾隆時的纏枝花卉紋官窰瓷碗(盤)，最大特色是用紅色釉珊瑚紅，花紋留白(泛微黃)。其紅色的色調和色層獨特，正如雍正時的「胭脂水」紅釉，明代宣德時的霽紅釉，明代永樂時的祭紅釉(均稱「寶石紅」)，皆各盡其美。乾隆時雖然有仿上述三種紅釉官窰瓷器，但俱難超越前朝，而反珊瑚紅留白卻有其可觀之處。



校園 校園新人類

責任編輯：何曉明 逢星期一至五刊出(假期停刊)

嶺大學生著作獲香港書獎

由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主編，二十六位嶺大學生共同撰寫的《書寫香港@文學故事》，早前在香港電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及香港出版業總會合辦的「二〇〇八年度香港書獎」中獲選爲優秀書籍。

頒獎禮日前在香港大會堂舉行。梁秉鈞教授表示，此書的成功有賴嶺大學生及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的共同努力，該中心將繼續積極組織同學參與相關研究項目，並與出版商合作，推出一系列創意寫作叢書，與教育界及公眾分享嶺大研究香港文學及文化的成果。

香港從來是各地文人薈萃之地，但爲什麼外界對香港文學所知甚少？爲什麼至今還沒有一套香港作家選集、沒有一套香港新文學大系以包羅各家的心血、多年來人走過的足跡？在物質條件發達之餘，爲什麼對心靈的發展卻考慮不多？《書寫香港@文學故事》於去年一月由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及香港文學研究小組統籌編著，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該書結集了二十六位嶺大本科及研究生有關香港文學、電影及文化的十四篇研究文章，從年輕研究者的角度，以不同切入點深入淺出地引介由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今，雅與俗、或家喻戶曉、或常被遺忘

嶺大經學研討會 奠下發展里程碑

嶺南大學中文系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早前合辦「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香港首次舉辦大型經學學術研討會，多位區內的經學權威學者出席，爲香港經學發展奠下新的里程碑。

經學爲儒家經書之學，乃中華文化核心部分，包括十三部經書：《易》、《詩》、《書》、《儀禮》、《禮記》、《周禮》、《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孟子》、《爾雅》及《孝經》。經學包含的儒家精神如仁、義、孝、禮等爲華人社會代代相傳的行爲指標。現時社會推行的德育科目、通識教育及國民教育也正是要把經學道德層面的儒家思想進一步生活化。



來自各地的與會者合照

嶺大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主任梁秉鈞教授(右)與部分《書寫香港@文學故事》作者合照



是屆「香港書獎」的候選作品爲於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一日至〇八年十二月三十日首次在香港或內地、台灣出版而在香港有代理商或在香港書局能購買得到的中文書籍。獲獎作品還包括陳雲的《中文解毒——從混帳文字到通順中文》、陳天權的《天羅地網——科學與人文的探索》、楊天石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李照興的《潮爆中國 CHIC CHINA CHIC》、洛楓的《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等。

「二〇〇八年度香港書獎」特輯現逢星期六晚上九時半在香港電台第二台播出。有關《書寫香港@文學故事》的訂購查詢，可致電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二六一六七四一七。

外學人構建了一個交流平台，同時爲香港的經學發展奠下新的里程碑。

爲期兩天的「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由林慶彰教授、嶺大校長陳玉樹教授及中文系主任許子東教授主持開幕禮。

香港的經學研究人才輩出，既秉承中國學人的優良傳統，吸收西方漢學家的長處。嶺大自廣州創校至今逾一百二十年，一直致力於承傳和發揚中國學術。

目前，嶺大是本港唯一一所博雅大學，其教育理念與儒家學說一脈相通。因此，香港首次經學會議在嶺南校園召開，饒具意義。

三位享譽海內外的經學家，包括北京清華大學的彭林教授、台灣大學的葉國良教授以及香港大學的單周堯教授擔任研討會的主題演講嘉賓，來自日本、新加坡、中國內地、台灣、澳門以及本港的經學專家在會上發表了四十七篇論文，分享了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

爺孫茶敘

綽 綽 (寄自美國巴爾的摩)

爺爺癡癡從密芝根州前來探訪，開了十多個小時車，只爲參加大女兒禧禧的初中畢業禮。畢業禮第二天，爺爺約禧禧吃下午茶。他預先給禧禧一份《華爾街日報》，叫她看看其中一篇關於新一代如何爲未來前途鋪路的文章，因爲他們將會在茶敘中討論。

茶敘回來，爺爺分享感想。在那一個多小時的聚會中，我詫異於爺爺竟然已經從禧禧的口中認識了她的同學、朋友、老師，了解到她的困難，爲她提出指引，還分享了爺爺自己八十多年來積累的人生經驗與智慧。爺爺還說，他非常享受和孫女茶敘的時間。

禧禧向我報告茶敘的經過時說：「爺爺很有趣，不會問有關男孩的事情。他說無形的東西比有形的更寶貴，品德修養比學歷更重要。要早五鐘上班、遲十分鐘下班；要有誠信，要可靠……他還說，因爲你常常喝令我，習慣成自然，所以我自動關閉了耳朵。」

吓？似乎有點「踩過界」呢！對於爺爺想到約孫女茶敘，我甚感欣喜，而女兒與爺爺都享受如此良辰，更使我深感欣慰。當然，爺爺與我不同，某些觀點大家有點出入，但分歧不大。爺爺的愛和關懷會在女兒的心中留下溫暖的回憶，也是她在人生路上的其中一個能量來源。

通識教師的「潛技能」(六)

黃家樑

爲增加課堂的互動和趣味，通識科教師會盡量安排不同的教學活動，如角色扮演和辯論等。進行期間，老師難免要參與其中，或與同學一起爭辯，或反駁同學的無理觀點，因此需要敏捷思維和具備辯論能力。再者，通識科課堂強調師生互動，鼓勵同學發問或挑戰老師觀點，如果老師一時反應不及，就可能啞口無言。事實上，我知道不少老師都有這樣的擔心，更害怕學生的「歪理」得逞而造成深遠影響。

無疑，「能言善辯」和「思維敏捷」都是通識教師的「潛技能」。然而，學校不可能要求每個通識教師都「轉數高」；有辯論經驗的老師可遇不可求，像筆者這種天性魯鈍的人，唯有惡補辯論和思維技巧，多看辯論比賽節目或書籍以惡補一番。當遇到未能即時作出回應的情況，我會嘗試用一些「取巧」方法，例如邀請其他同學解答和發表意見，一方面「參考」他們的觀點，一方面爭取思考時間，來一招「緩兵之計」。當然，老師應掌握一些常用的思維策略和框架，引導同學反思問題，從側面回應同學的疑問。

與此同時，筆者會以謙虛的態度來應付類似情況。因爲學無止境，老師不可能掌握一切知識——這一點老師可以在學期初段向同學明言。遇上一些深奧或冷僻的問題，老師不妨與同學一起「終身學習」，下課後積極找尋答案，適時再作回應。遇上難解難辨的辯論時，老師也可以在下一堂課補充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每次都要即時作出「完美」的回應。當然，如果老師經常使用這方法並引致濫用，又或是連一些較淺易的問題也無法回應，便會影響同學對老師的信心，這是運用這個策略時不可不察的地方。